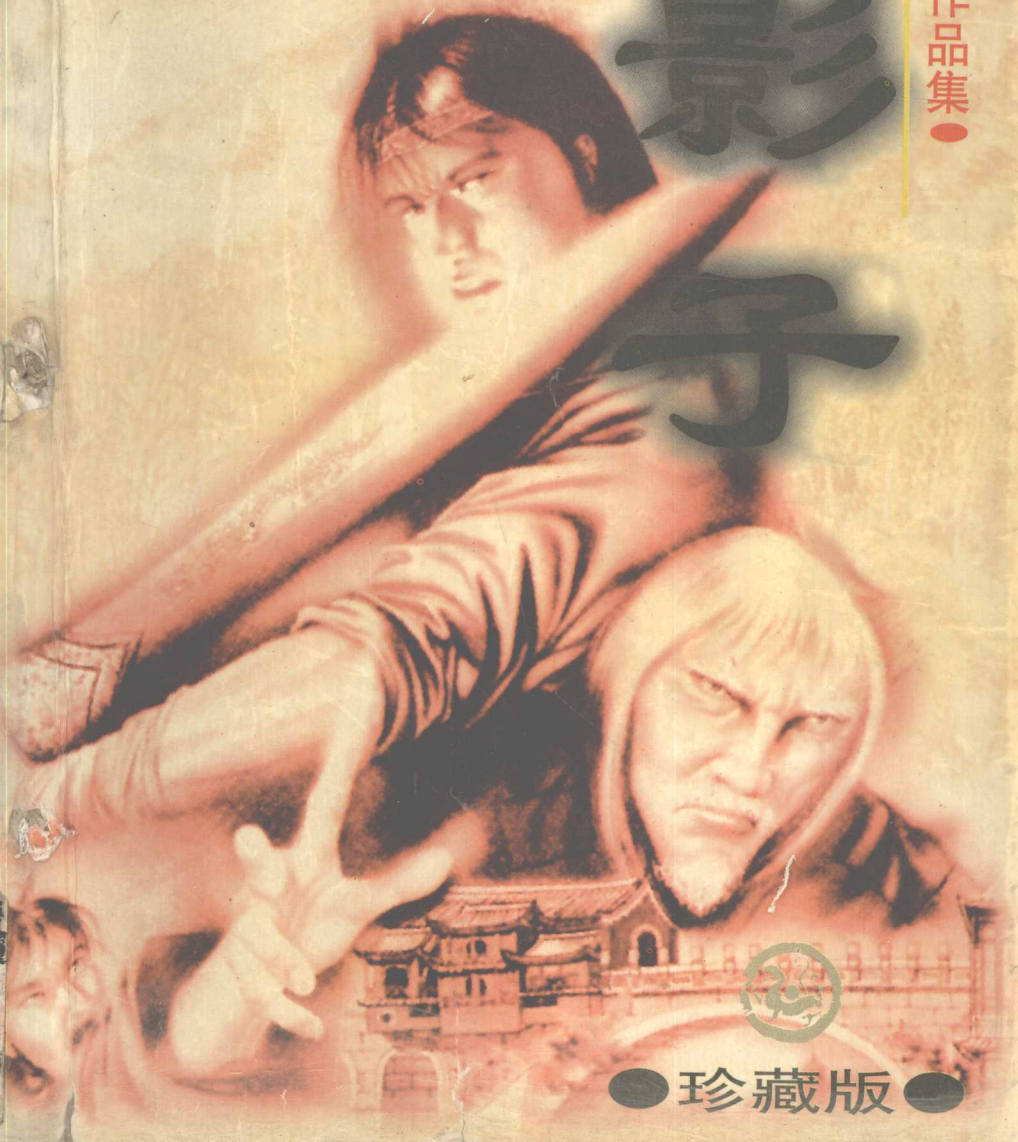


●上官鼎经典作品集●

血影子



●珍藏版●

上官鼎经典作品集

血影子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M
Y
K

年轻俊美、侠义豪直，武功超群的花中越奉其师命，追杀仇人，震动江湖，一时间黑白二道顿生腥风。花中越单枪匹马，闯荡江湖，与众多武林高手斗武、斗智、斗勇，九死一生，历尽艰险。其间得到众多美女倩妇的青睐、爱慕；痴情少女徐萍为救花中越脱险而甘愿以贞操作代价；荡妇“消魂女”因玩弄花中越未能得手而妒火，蓄意用残酷手段将花中越毁容；美艳绝伦的佳丽黄梅媚不因花中越面貌奇丑而以身相许，但当花中越恢复俊美容貌后，竟反生变故；花中越对众多痴情少女而不动心，却被青春常驻、年近七十岁的俏老太婆的风韵所倾倒，而这个武功绝伦的老太婆竟是以同样感情诱惑玩弄过花中越的祖父和父亲的血影子……

责任编辑：欧阳轩

封面设计：吕 良

上官鼎
经典作品集

血影子

南风真集

超凡岛

七星剑

断 剑

再出手

九节胭脂

狂侠一剑

菩提狂龙

情·仇·缘

ISBN 7-204-03770-1



9 805204 037707 >

“能杀她当然最好，不过，你可能下不了手。”

花中越冷笑道：“我会的，现在我就到归灵山。能否麻烦老前辈为我照应一下终南山？”

“可以。”

“如有人问及我，你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徒弟，花中越的朋友。”

“一句话。”

“那么，我介绍你与黄梅娟认识之后，便即刻赶到归灵山。”

阴阳羽士点了点头，花中越领着阴阳羽士进入内室。黄梅娟一见生人，不由粉腮骤变！

花中越含笑道：“掌门人，这位就是我的师父阴阳羽士……”

这阴阳羽士四个字一出口，黄梅娟吃了一惊，此人当初在白骨岩失踪，三十年后，竟在这里出现……

黄梅娟惊愕之间，阴阳羽士拱手一礼，道：“掌门人，谷某在此有礼了！”

黄梅娟道：“老前辈不必多礼，梅娟承受不起。”

花中越向黄梅娟问道：“请问掌门人，当初妖女奴曾到终南山，而被独眼老怪劫走？”

“正是。”

花中越眉锋一皱，道：“我即刻要赶去归灵山，这里的事由我师父帮忙照应，三天之内我必定赶回终南山！”

黄梅娟道：“阁下为终南派如此操心，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花中越苦笑道：“这未免言之过重了，我受贵派掌门人之托，理应忠人之事。”

阴阳羽士道：“那么你去吧。”

花中越点了点头，向阴阳羽士道：“如果你发现天生会之人欺侮终南派之事，格杀勿论。”

“我会的，掌……”刚一说出掌字，阴阳羽士突然住口，他几

乎把掌门人三个字说溜了。

花中越向黄梅娟与朱莲辞别，出了密室，朱莲望着花中越的背影，又勾起无限往事之限：……

花中越奔出密室，屋外是漆黑一片，他微微一顿脚，然后向归灵山奔去。

第二天下午，花中越已经赶到归灵山归灵岩。这归灵山山势不高，归灵岩在山的右侧。

花中越举身飞跃之间，归灵岩上突然冲起一团火球，升入半空之中。

花中越吃了一惊，细望这火球是一个人形，花中越明白过来，这就是独眼老怪训练的火僵尸！

如让他把这火僵尸训练得控制自如，其危害江湖之钜，可想而知！

只见半空中的火僵尸转了几个圈之后，又飞落归灵山上！

花中越心念之间，已经到了归灵岩之下。举目上望，只见岩高数十丈，凭轻功想飞跃而上，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眼光一扫之后，发现苍林中，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往岩上。花中越犹豫一阵，终于隐身而上。

他明白，此资助归灵山之行，关系江湖安危，如果他不好自为之，说不定自己还会丢了性命。

他想，用什么办法把妖女奴诱下归灵岩，然后杀了她？

心念中，已经上了归灵岩。只见这岩上一片广场，宽约半里，左侧广场上一个人影正在练着武功！

花中越一见这人影，血液沸腾，这不正是妖女奴么？他一咬钢牙，心忖如何把妖女奴诱下归灵岩！心念一转，计上心来，他明白，妖女奴爱自己是不会假的，如果以花中越身份出现，妖女奴必会与他下归灵岩。

否则，以他现在面目，妖女奴纵然不吓坏，也不会下归灵岩；

不下归灵岩，独眼老怪就不会让她走。

于是，他撕了一块衣角，蒙住了脸孔，悄无声息地飘落在妖女奴身后五尺之处，轻轻叫了一声“赵姑娘！”

妖女奴正在勤练武功，被花中越这一声轻叫，霍然一转身，发现一个蒙面人，怔了一怔！

花中越笑了笑道：“妖女奴，你不认识我了？”

“你……你是谁？”

“我的声音你还没听出来么？”

这声音唤回了妖女奴的记忆，脱口叫道：“你是花哥哥？”

“不错呀。”

妖女奴一纵娇躯，投在花中越的怀里，叫道：“花哥哥，我想死你了！”

花中越轻蔑地咬了一下钢牙，强按心中怒火，道：“赵姑娘，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花哥哥？”

“我们下去谈吧！”

花中越一语甫落，也不让妖女奴答话，纵身向岸下飞奔而去。

妖女奴不知道是计，当下惊喜于她的心上人突然出现，在花中越飞下归灵岩之后，也跟着而去。

眨眼之间，两条人影已经奔出归灵岩数里。花中越一停脚步，妖女奴也跟着而至！

花中越一转身，妖女奴问道：“花哥哥，有什么事？”

花中越冷冷一声长笑，道：“妖女奴，你看我是谁？”

挟着说话声中，伸手揭开了蒙面纱。妖女奴惊声一叫，下意识退了两步，惊道：“你是谁？……”

“你的花哥哥呀！”

“放屁，你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到底是什么人？”

“妖女奴，我就是花中越啊！”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张脸。”

花中越并不感到这句话刺心，当初红线女不也说他像鬼？

他冷阴阴笑了笑，道：“不错，我不是花中越，花中越已死。”

“什么？……花中越死了？……”妖女奴粉腮大变。

花中越脸上充满杀机，道：“他死了，他死时托我一件事……”

“什么事？”

“杀你！”花中越眼睛射出两道精光，道：“妖女奴，你的心肠好毒辣，花中越为你，抱憾终生。”

“我几时害过他？”

“你为了爱他，不惜用各种手段破坏他人，达到你的目的。朱莲家破人散，还不是你一手造成？徐萍、徐翠奸杀江湖年轻高手，还不是由你而起！终南山上，你又伤了三十个终南派门人。留你为害江湖何用？”挟着喝话声中，右掌猛然劈出。

花中越的确恨透了这个女人，有不得一掌出手，便把这个女人毁在手中。

妖女奴在花中越一出手之后，猛然跃开，叫道：“丑男人，你暂且停手，我有话说。”

花中越冷冷一笑，道：“有什么事你快说吧，反正你是死定了。”

妖女奴凄声道：“花中越真的死了？……”芳心一痛，两颗豆大泪珠，骤滚双颊！带雨梨花之容，反看得花中越心里一动，道：“是的，他死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

“你关心他干什么？”

“我不能失去他呀！”

花中越心里一阵难过，冷冷说道：“他不要你的关心，他要我

杀你。”

“他这么说？”

“是的，他这么说？”

妖女奴心里一阵难过，泪珠滚滚而落，喃喃道：“不会的……他不会死……不会死……”

断肠哀语，闻言使花中越潸然泪下，妖女奴是多么爱他呀，他何忍向她下毒手。他的愤怒之火突然被妖女奴的真情溶化了，他无法向这个爱他的女人下手。但他一咬钢牙，喝道：“妖女奴，我要杀你了。”右掌扬处，一掌猛向妖女奴当胸扫去。

她没有闪，只听砰地一声，妖女奴的娇躯，已被花中越的掌力震出一丈开外，鲜血喷出，人已栽倒于地。

花中越自己也怔住了！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自背后，道：“阁下这手段未免有些过辣，一个爱你的女孩子，你忍心看她死在你的手里？”

花中越猛地一转脸，只见妖女奴的躺身之处，伫立着一个身穿红衣的中年妇人！

花中越骤觉眼前一亮，这中年妇人之美，像一朵盛开的红莲，使人见之有出尘脱俗之感！

一时之间，花中越竟被红衣中年美妇的美色吸引住！

红衣美妇盈盈一笑，道：“花中越，你怔什么？是不是我来得唐突了？”笑容里蕴含着一种摄人气质，使人望了生畏。

花中越迅速地收回视线，冷冷笑道：“你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红衣美妇盈盈笑道：“这何足为奇？别人以为你死了，可是，我知道你并没有死！”

花中越脸上突然抹过一片杀机，冷冷喝道：“给我滚开！”

“滚开！你凭什么？”

花中越不敢凝望红衣美妇的粉腮，那粉腮不但使人望之生

畏，而且在她笑容里，更带一和睦我可抗拒的诱惑之力。一望之下，使人永远无法忘却她的容貌。花中越如今的脑中，依旧盘旋着红衣美妇的轮廓。

花中越低着头，冷冷喝道：“我要杀妖女奴，如果你不滚，我就要得罪了。”

“凭你的武功？”

“不错。”

红衣美妇娇笑一声，笑声荡人魂魄。花中越猛地一抬头，一张出水芙蓉的粉腮，使人怦然心动。

这红衣美妇使他无法抗拒从她身上所散播的诱惑！

红衣美妇一敛笑声，道：“花中越，凭你的武功，你差得远了。”

花中越脸色一变，突然忆起，妖女奴关系武林安危，当下冷冷笑道：“那不妨试试！”试字甫落，身形弹出，扑向妖女奴，一掌攻出。

花中越掌力方出，红衣美妇红影旋处，妖女奴已被她带了开去！

花中越怔住了！这红衣美妇武功令人惊骇。花中越发掌骤然，她竟能在极快的瞬间带开了妖女奴！

红衣美妇盈盈一笑，这一笑，显露出少妇无限的春情，这让人陶醉，几被熔化。一种冥冥的力量，使花中越全身发软，一股欲望突然涌现在他的脑际……

一时冲动，花中越向中年美妇扑了上去！

花中越突然的举措，令人惊骇。然而，红衣美妇的美色，使他欲望冲动，他无法抗拒红衣美妇的诱惑魅力！

花中越是一个狂傲之人，他除了爱过一个朱莲之外，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把女孩子看在眼里，如今这位红衣美妇，使他情欲冲动！

难道说这红衣美妇的独特少妇风韵，迷住了他？

红衣美妇那挑逗的神情，不要说花中越无法抗拒，就是普天下的男人，也无法不被其所迷！

花中越疯狂地抱着她。红衣美妇没有抗拒，她一双玉腕，把花中越抱在怀里！

花中越疯狂地吻着她，他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动了真情，然而，这个女人比他大几十岁啊！

显然的，这事情显得不可能，然而，这种不可能的事，往往就无意中产生了！

花中越疯狂吻着她，她缓缓地合上了睫毛，仰颈让花中越吻着她的粉颈……

他们忘了眼前的事……像整个宇宙从此毁灭！

她勾引花中越？也许是的，否则，他们不应该堕落在这一畸恋之网！

突然，两颗眼泪从红衣美妇紧闭的眼缝中渗了出来……

她是喜极而泣呢？抑或是另有感触？

红衣美妇轻轻推开花中越，幽声道：“花中越，我们不该做这种事。”花中越望着红衣美妇的泪痕，喃喃道：“你……哭了？……为什么……”

红衣美妇伸手拭去泪痕，强颜笑道：“是的，我哭了……”

“为什么？我爱你呀！”

“爱我？”红衣美妇疯狂地笑了起来，笑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花中越心里一凉道：“你怎么了？”

“我们无法相爱。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你愿意告诉我么？”

“我们无法相爱。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你愿意告诉我么？”

红衣美妇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你知道我几岁？”

“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红衣美妇又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以后你会知道的……”她凄婉地笑了一笑，像自语道：“我们不应该发生爱情……不应该……”

花中越喃喃道：“但是我爱你。”一阵激动，他又扑向红衣美妇。她虽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她没有拒绝，依然让花中越吻她！

花中越的青春活力，使她平静的心扉，起了狂澜，也勾起了她的春心荡漾……

吻像烈火，火山爆发的烈火把他们溶化了，他们像是往前的生命，曾经有过这一刻，如今重温旧梦一样……

花中越怎明白他爱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吓得昏死过去！

四片灼热的唇瓣紧紧地合在一起，阳光把他们的影子结合在一起……

畸恋！

他们陷入这不正常的情网里，花中越男性的魅力，挑动着她埋藏在心底的春情荡漾，如痴如醉……

她的确有点儿醉了，她不知过了多少冷酷的日子，如今，烈火使她迷失本性。为什么她会爱上花中越，这其中当然另有原因。

突然，中年美妇说道：“花中越，有人来了！”

花中越霍然一惊，推开了红衣美妇，眼光一扫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红衣美妇道：“的确有人来了，他们已在半里之外……”

花中越心里一惊，道：“在半里之外，你可以听得出来？”

“是的，花中越，你应该走了。妖女奴我要救走。”

“不不，我要杀她，我不愿放过她。”

红衣美妇脸色一沉，一种慑人质气突泛粉腮，道：“我叫你走你就走。”

花中越道：“我无法离开你呀！”

“你会忘记的。现在我叫你走你就走。”

花中越也真听话，也无法抗拒，他果然下意识地挪动脚步，向前走去！

花中越的脑海中，依然盘旋着红衣美妇的轮廓，这刹那间的事，像一场梦，但这梦令他无法忘怀。他第一次爱上了一个女人，但这种爱是极不正常的。

突然，红衣美妇叫住了他，道：“花中越，你止步，我给你一件东西。”

花中越一转身，黄梅娟一伸手递给花中越一枝似草非草的东西，说道：“这东西对你有极大的用处，好好保存着。走吧！”

花中越默默地望着红衣美妇，启齿又止。红衣美妇苦笑说道：“走吧，这件事就让它永远埋葬我们的心灵深处。如果你再不走，我一辈子不会见你的！”

这句话的确有无穷的力量，花中越一转身，疾走而去！

在花中越一转身之际，红衣美妇闪动了一下长而弯曲的睫毛，两颗豆大的泪水骤滚双腮！她喃喃自语道：“别人不会了解，也不会谅解……”

花中越迷迷糊糊地移动着脚步，他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要杀妖女奴，但因为这个红衣美妇，他违背阴阳羽士所说，做下了一件不可宽恕的事。

然而，他茫然不知觉，因为，他第二次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可以做出任何意料不到的事。

他缓缓地走着，然而，他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突然想起了妖女奴对江湖安危有极大关系时，心凉了！

其实，有红衣美妇在场，花中越也杀不了妖女奴！

花中越泛起一种愧意，他茫然问着自己，这为的是什么，为了那个红衣美妇！

他想：“如果火僵尸真的炼成，我也只好以个人之务毁了它，方不会做一个江湖罪人！”

想到这里，他得到了安慰，他有自信消灭这火僵尸，因在红衣美妇的面前，他无法向妖女奴下手！

他痴痴笑着，他的生命突然开始活跃起来，虽然他不知那女人叫什么名字，但他有信心得到她。

他笑得非常兴奋。蓦地，他发觉远处有两条黑影，向归灵山岩飞奔而来。

花中越倏然开始想着，因为，他原先没有注意，如今他忽然想起，这红衣美妇武功委实令人惊骇。

他可以想得起来，因为江湖上有这种武功之人寥寥无几。血魂怪婆的武功，可以说冠绝武林，想在半里之内能知道来了多少人，也办不到的！

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他的脸色随着想起的那个人影一闪之后，骤呈现苍白！

他喃喃自语，道：“不会的，她不会是她。”他的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全身开始发抖。因为他所想的那个人，正是武林三子之首的血影子。

他的身子晃了两晃，好像觉得，一件可怕的事又在他身上发生。

他自信地喃喃道：“不会的，那不会是她……”

是的，他希望红衣美妇不会是血影子，因为血影子是将近七十岁的女人了，红衣美妇只不过二十七八，也说不定血影子是男人哩。

想到这里，他放心不少。这当儿，两条人影越来越近。花中

越闪身在一棵大树之后。那两条人影眨眼间已经到三丈之处！

花中越眼光一扫，脸色霍然一变，来人竟是消魂女与赛潘安。

倏然，消魂女停下脚步，回头向赛潘安道：“甜人儿，我到归灵岩去一下，马上就来，你等我。”

赛潘安点了点头，消魂女则向归灵岩飞奔而去。

花中越暗吃了一惊，独眼老怪训练火僵尸，似与天生会有相当关系！

他猛地闪身而出，叫道：“赛潘安！”

赛潘安一见花中越，吃了一惊，道：“你……你怎么也在这里？”

花中越道：“我是为了杀妖女奴而来，可是她被人救了。你是否要到雷云谷去？”

“正是。”

“那么，你是否知道独眼老怪训练火僵尸与天生会有关？”

“不错，独眼老怪已加入天生会。”

花中越吓了一跳，如果天生会有了火僵尸，想吞江湖巨业，无疑如囊中取物！

花中越怔了半晌，道：“那么，你必须救出笑脸医侠，四天之内，与他一起赶回终南山。我先回去杀掉在终南山的三十几个天生会高手。”

赛潘安道：“阁下请放心，我误不了事的。”

花中越点了点头，道：“那么，我走了。”

花中越话落，身影弹出，已经去了三丈之外。当天晚上，他又回到了终南山！

就在花中越进入终南山之际，倏闻暴喝之声，挟着女子的叱喝，遥遥传来。

花中越心里微微一骇。顾盼间，已经到了观院之外，举目望

去，花中越脸色大变！赫然见红线女、范玉华、徐萍、徐翠四个少女，与天生会高手打得难分难解。

其中一个天生会高手冷冷喝道：“几个女娃儿竟敢到终南山来撒野！终南派已亡，黄梅娟已经失踪！各位还不滚下终南山，难道要抛尸终南山不成？”

徐萍冷冷喝道：“天生会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杀你们，心头之恨何时能消！”喝话声中，红影一闪，只听惨叫声中，已经有两个天生会高手应声而躺！

这四个女人的武功，要算红线女为最。她在眨眼之间，已经杀了天生会三个高手。

花中越缓缓的垂下了头，几个爱他的少女，已经全部在终南山山上，除了一个妖女奴之外！

他惨然地笑了，似想到什么，又发现了什么？……

暴喝声使终南山罩起一片愁云惨雾。

这三十几个天生会高手联合出手之势，非同小可。这四个少女虽有超群莫测的武功，也承受不起三十几个人的同时围攻！眨眼间，已被围攻得毫无还手之力！

花中越见状大吃一惊，心里暗忖：“此刻如再不出手，她们可能会被这三十几个天生会高手围攻而亡。”他厉声一喝，向人群中泻落，左右双掌已经挥出。

这突然而来的人影，使红线女等人同时吃了一惊，举身后退！

三十几个围攻红线女等人的天生会高手，一愕之下，花中越冷热绝伦的掌力已经发出数十道。

神技骇人听闻，顾盼间，天生会高手已经被他杀了十几个。

花中越杀机一起，手下再也不留情了，厉喝一声，道：“我要叫你们这些人全部抛尸终南山。”

挟着花中越的喝声，又有七个人惨叫而躺。疯狂的屠杀，又

在终南山上展现！

瞬间，地上已经躺了二十几具尸体！在场之天生会高手，只剩下七八人！

花中越疯狂的屠杀，不但惊骇了天生会之人，也使红线女等四个女人大为惊骇。

这当儿，天生会高手见花中越武功太厉害，一齐退了开去！

花中越奇丑无比的脸上，突然抹过一片阴影与杀机，冷喝道：“你们谁也别想逃过我的手！”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我倒要看看阁下是什么人物，竟敢掌毙本会弟子。”挟着语声中，一条人影突然飘落在花中越身侧。

花中越下意识退了两步，举目望去，他更怒火上升：来人赫然就是关明！

关明冷眼一扫在场之人。当他眼光落花中越身上时，下意识退了两步：花中越奇丑的面目，使他吓了一跳！

当初关明毁花中越的脸时，因木屋中光线太暗，使他无法看清，何况，他们均认为花中越已经死了。

关明纵声一笑，道：“原来是一个丑小子，我以为是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不屑之色溢于言表！

花中越的脑海突然泛起关明毁容的情形，他恨得钢牙一咬，喝道：“不管你是什么人，我要杀你！”一语甫毕，左手一扬“阴掌”。

就在花中越掌力攻出之际，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阁下暂且请住手！”

花中越一闻喝声出自朱莲之口，他一咬牙，硬生生地把掌力收了回来！

果然，朱莲飞奔而来！

花中越怔住了，茫然地退后一步！